

金聖嘆奇書十八種



上冊

益廣

金聖歎奇書十八種卷上

聖歎外書

游龍門奉先寺

題是游龍門奉先寺。及讀其詩起二句。却云已從招提游。更宿招提境。已字更字。是結過上文。再起下文之法。今用筆如此。豈此詩乃是補寫游以後事耶。然則當時此題豈本有二詩。而忘其第一首耶。我反覆思之。不得其故。一日無事閒坐。而忽然知之。蓋此篇乃先生教人作詩。不得輕易下筆也。卽如是日於正游時。若欲信手便作。豈使無詩一首。然而陰壑月林之境。必不及矣。夫此境若不及。便是沒交涉。夫作詩沒交涉。便如不會作。先生是以徘徊不去。務盡其理。題中自標游字。詩必成於宿後。如是。便將淺人游山一切皮語熟語村語。掀剝略盡。然後另出手眼。成此新裁。杜詩爲千古絕唱。洵不誣也。豈惟游山卽定交亦然。陶詩云。聞多素心人。樂與數晨夕。必與之數晨數夕。而後斯人之神理始出。今日草草一揖。便欲斷其生平。此胡可得。哀哉。今之諸人。若天幸作得此一首詩。豈有不改題爲宿龍門奉先寺者耶。

已從招提游。更宿招提境。陰壑生靈籟。月林散清影。

人亦能知杜詩起句突兀。不能知此起之突兀也。看詩氣力。全在看題。有氣力看題人。便是有氣力看詩人也。日間一游。只爲已盡招提。又豈知招提有境。乃在夜宿始見。信知天下事。多有遲之遲之。而始得者。三四此卽所謂招提境也。寫得杳冥澹泊。全不是日間所見。境字與景字不同。景字鬧。境字靜。景字近。境字遠。景字在淺。

人面前。境字在深人眼底。如此十字。正不知是響是寂。是明是黑。是風是月。是怕是喜。但覺心頭眼際。有境如此。向使游畢便去。豈不終失此境。即使不去。而或日間先作一詩。彼一宿之後。豈不大悔哉。

天闕象緯逼。雲臥衣裳冷。欲覺聞晨鐘。令人發深省。

五寫龍門。寫其高。龍門山一名闕塞山。又名伊闕山也。六寫奉先寺。寫其寒。雲臥字對天闕。作實字用。猶言雲堂雲房。今僧家禪坐處多有此名。欲覺者。將覺未覺也。此時心神茫然。全不記自身。乃宿高寒境界。吾嘗醉宿他人齋中。明旦酒醒。開幃切認。此竟何處耶。被先生輕輕畫出。聞鐘深省。後人務要硬派作悟道語。何足當先生一噓。先生祇是欲覺之際。全不記身在天闕之上。雲臥之中。世人昏昏醉夢。不識本命元辰。如此之類。正復無限。乃恰當此際鐘聲。豁然直落枕上。夫而後通身灑落。吾今乃在極高寒處。是龍門奉先寺中也。所謂半夜忽然摸着鼻孔。其發省乃真正學人本事。若如世人所言悟道者。吾不知其所悟何道也。欲覺何不便覺。寫盡世人悠悠忽忽。欲覺不覺。而晨鐘代爲發省。是以學者樂與擁椎同住耳。○玩此章法。則知三四句。乃招提之境。而五六句。乃招提境中之人也。

贈李白

題本贈人。而詩全寫自己胸臆者。蓋古者贈人之法。富者以財。君子以言。皆實出所有。以裨益人。若後人信手橫塗。而題曰贈某人。實是用錯贈字也。十二句詩。凡十句自說。則二句說李侯者。不欲以東都醜語。唐突李侯也。看他用意忠厚。如此類甚多。唐人詩多以四句寫一解。故雖律詩。亦必作二解。若長篇。則或至作數十解。夫人未有解數不識。而尙能爲詩者也。如此篇第一解。曲盡東都醜態。第二解。姑作解釋。第三解。決勸其行。分作

三解文字便有起有轉。有承有結。從此雖多至萬言。無不如線貫華。一串固佳。逐朶又妙。自非然者。便更無處用其手法也。

二年客東都。所歷厭機巧。野人對腥羶。蔬食常不飽。

厭足也。熟也。則此一字。供招已盡。猶言被東都教壞了也。於二年中學壞了也。三四急承上文。寫出厭足機巧人醜態來。未來東都時。蔬食一飽。頽然自樂。乃今二年腥羶滿鼻。飮聞足見。先之蔬食。不能復飽。寫盡野人到京師不安分。不自得。無限苦事。

豈無青精飯。使我顏色好。苦乏大藥資。山林跡如掃。

看他憑空用豈無二字。忽作一轉。青精飯。只是脫身歸山。尋常蔬食耳。非真用陶隱居法也。七八二句。說出二年以前來。東都本意。則因一資字。誤盡志氣。人使貧士無力學道者。放聲一哭。夫所謂大藥資。豈須多金哉。屋足蓋頭。田足餬口。韭毛竹筍。足可留客。粗紙中筆。足用抄書。則山林老死人。亦不來。我亦不出。誠大樂事也。祇爲缺此。勉來東都。冀得如許。便疾引去。又豈料一投苦海。更難拔脚。鹿鹿二年。了無成辦。天下滔滔。誰不胸中抱此隱痛哉。

李侯金閨彥。脫身事幽討。亦有梁宋游。方期拾瑤草。

脫身二字。情見乎詞。蓋其前之苦。其後之樂。皆不言可知矣。妙妙。既已賀其脫身。隨又自求脫身。以見東都脫身之難。以勉李侯不可再來。真是朋友規勸良式。李侯詩。每好用神仙字。先生亦卽以神仙字成詩。

望嶽

嶽字已難着語。望字何處下筆。試想先生當日有題無詩時。何等經營慘澹。○此詩每二句作一解讀。

岱宗夫如何

一字未落。却已使讀者胸中眼中。隱隱隆隆。具有嶽字望字。蓋此題非此三字。亦起不得。而此三字。非此題亦用不着也。○夫如何。猶云一部十七史。從何處說起。一題當前。心手茫然。更落筆不得。恰成絕妙落筆。此起二語。皆神助之句。

齊魯青未了

凡歷二國。尚不盡其青。寫嶽奇絕。寫望又奇絕。○字。何曾一字是嶽。何曾一字是望。而五字天造地設。恰是望嶽二字。

造化鍾神秀。陰陽割昏曉。

二句寫嶽。嶽是造化間氣所特鍾。先生望嶽。直算到未有嶽以前。想見其胸中咄咄。割昏曉者。猶史記云。日月所相隱辟。爲光明也。一句寫其從地發來。一句寫其到天始盡。則十字寫嶽遂盡。

盪胸生層雲。決眴入歸鳥。

二句寫望。一句寫望之闊。一句寫望之遠。則十字寫望亦遂盡。○從來大境界。非大胸襟。未易領略。讀此四句。益信。

會當凌絕頂。一覽衆山小。

翻望字爲凌字已奇。乃至翻嶽字爲衆山字。益奇也。如此作結。真是有力如虎。○而菴說曰。鍾神秀者。神言變化不測。秀言苞含萬有。山之後曰陰。日光之所不到。故昏。山之前曰陽。日光之所到。故曉。望岳則見岳之生雲。層層浮出來。望者胸爲之盪。望之既久。則見歸鳥。眼力過用。欲閉合不得。若皆爲裂者。然皆眼兩匡紅肉也。子虛賦云。弓不虛發。中必決眚。入字如何解。日暮而歸鳥入望。其飛必疾。望者正凝神不動。與岳相忘。但見有物一直而去。若箭之離弦者然。又鳥望山投宿。若箭之上梁者然。此總形容望之出神處。說決眚字入字確極。

劉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

題中無枉字。又無陪字。然則先生不與宴集矣。此何又有此詩。及讀橡曹能吏二聯。而後知劉乃枉駕。鄭乃牽緣。一段幽事。廁于俗物。故不復書枉書陪。以明是日身直不在酬酢中。因歎一起一結之妙。正不止于傲然不屑而已。

秋水清無底。蕭然淨客心。橡曹乘逸興。鞍馬到荒林。

秋水不但清。乃至無底。則是渣滓盡去。更不受人動搖。此句興而比也。夫客心豈能盡無。彼我是非。今對此無底清水。不覺蕭然都淨。讀此一起。便知是日有滿眼難看之事。先生一以汪洋之度容之也。三四先出劉九。

看逸興荒林字。接上秋水字。知劉九本不惡。

能吏逢聯璧。華筵直一金。晚來橫吹好。泓下亦龍吟。

五六出鄭瑁邱。能吏字下得毒。僻地到一曹官。便又尋蹤躡影。此非能吏而何。逢聯璧字。寫盡醜態。此時但有兩官人相對彼一老。○竟不知復置何地矣。一金三十兩也。直字好。便特地與他估算出來。真毒眼毒口。下吏奉承上人。此費豈止一次。聊與點破。爲民脂民膏一哭。又豈知乘興到荒林者。初心亦不欲爾哉。先生于此。不好看。不屑看。亦不忍看。于是據床橫笛。自出爽致。彼聯璧一金。于我何有。泓下龍吟者。言彼既狐鼠爲羣。我自與龍吟相應。不可言是日曾與人爲伍也。詩極難看。從看題得之。

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

此詩着意。全爲與李十二白同尋。全不爲范十隱居。因思前篇痛恨東都。而以脫身爲李侯賀。豈非先生深見李侯有才無識。將恐不免于世。故特惓惓再三致勉耶。讀先生全集。處處見其忠孝友愛之盛心。故于此詩。必不敢忽過也。

李侯有佳句。往往似陰鏗。

讀李侯詩。分寸極明。有佳句。則不讀律詩。但讀絕句也。似陰鏗。則不讀七言。止讀五言也。往往似。則雖有律與古詩。而其全篇不能盡佳也。此非文人相輕。蓋古人月旦之法如此。

余亦東蒙客。憐君如弟兄。

余亦是承上語。而止以鄉里成句者。不欲以前輩自居也。看他一片獎誘後學心地。我嘗恨韓昌黎妄自尊大。視先生何啻天壤。

醉眠秋共被。攜手日同行。更想幽期處。還尋北郭生。

眠何必共被。行何必攜手。此殆言已無日無夜不教侯作詩。讀他日重與細論之句。蓋先生之教之。不信然哉。○已上先寫侯之能詩。及己之愛侯如此。已下方轉筆出題云。夫愛之則不得不終教之。於是我心於侯。更有進於學詩一事也。更想字。轉筆恁好。想幽期而尋北郭。然則非爲北郭也。借北郭而爲李侯丹頭也。看詩全要在筆尖頭上。追出當時神理來。

入門高興發。侍立小童清。落景聞寒杵。屯雲對古城。

以上以下。皆是與李十二白同尋。則此四句是范十隱居。然亦是點化李侯要語。入門興發。言新到人躁氣未除。侍立小童。言住山人威儀閒雅。則十字便活畫出少年跳躑。叫呼天地何物。一日驀然入有道室中。親見彼家奴婢如法。器鉢無聲。而後流汗滿背。幾至坐立不得。始喟然嘆人固不可以一日不學也。嗟乎。豈不晚哉。落景句。言流光迅速。人壽無幾。屯雲句。言世事無常。頃刻變滅。凡四語。語語使李侯通身冷汗。

向來吟橘頌。誰欲討蓴羹。

反結 不願論簪笏。悠悠滄海情。

正結

上四句。既借范隱居作丹頭。活現點化。此更以四句嚴正決絕之言。向來若使早吟橘頌。有悟於受命壹志。獨立不遷等語。則亦何至今日見秋風想蓴菜。我所本有。求而不得也哉。然則自今以後。便當決意遠去。捨簪笏而滄海一誤。不可又誤也。○誰字妙。言當時我若不來。則今日何人要。去自笑自怨。戲謔如畫。

題張氏隱居二首

此詩是歷盡艱難語。與他處好靜山居不同。○前首標隱居之勝。後首紀張氏之情。

春山無伴獨相求。伐木丁丁山更幽。澗道餘寒歷冰雪。石門斜日到林邱。

春日山行。不憂無伴。乃先生無伴。則不得不求張氏。獨先生求張氏。亦更無有求張氏者。七字中又言無伴。又言獨。而以春山二字作起。便寫得喧鬧中兩人俱出一頭地矣。笑殺春山外人成羣結隊。那有功夫到此。更幽字妙。有止是一身而亦喧者。春山所以畏俗子也。有多添一人而逾靜者。春山所以愛幽人也。看其自待之高。如此三四。寫出一片森寒杳冥境界。可見人跡所不欲到。澗道寒威凜然。已歷無數冰雪。石門日色尚在。餘光直下林邱。此二句雖復寫景。然人生世上。受盡艱苦之累。晚歲始肯休歇。無數冷暖自知之事。十四字已攝無不盡矣。

不貪夜識金銀氣。遠害朝看麋鹿游。乘興杳然迷出處。對君疑是泛虛舟。

不貪遠害四字。是隱居真訣。天官書。金銀之氣見於上下。必爲覆軍之墟。古語。麋鹿走於山林。而命懸於庖厨。利害如此。既已識得透。看得確。而尙敢貪。尙敢不遠。豈人情哉。說得悚然。七八承上文。言說到此處。便使人回。

視山外。茫無投足之處。故云杳然。既對君如虛舟。然則山外干戈相尋。不言可知。

之子時相見。邀人晚興留。濟潭鱸發發。春草鹿呦呦。

時乃是時。承上篇補叙張氏之情。不可釋作時時。晚字與字。乃邀之二端。而先生所以留者也。鱸發發。此晚字也。鹿呦呦。此興字也。日晚則魚躍。後詩云。紫鱗衝岸躍。又云。魚跳日映山。一也。日晚復飢。胡可不留少住。則此五語。想見張氏真率友愛。

杜酒偏勞動。張梨不外求。前村山路險。歸醉每無憂。

田園之樂。有如是夫。杜康酒。大谷梨。用來恰合。偏勞動。不外求。語氣便暗帶不貪遠害來。結句無憂字。緊跟着險字。心頭有事人。忽然念及歸路之險。不免一眺。既而自慰云。已得醉矣。又何憂焉。蓋無求於人。其樂如此。益嘆陶公飢來叩門之苦也。此又翻盡前結。○饗齋云。唱經嘗言春山無伴詩最難讀。前解向得之一友。似非真筆。姑妄而藏之。及見而菴說唐詩說此詩五六不貪字不讀斷。竟一直解下。妙絕。說遠害句。畢竟未妥。愚謂併不讀斷爲是。害卽妨害之害。猶言礙也。蓋云我從石門斜日一路行來。到此已夜矣。山中寶藏之氣。夜行則或見之。我初無此意也。金銀氣不過用天官書成語。豈謂石門真有。且入破軍敗國語何與。遂再轉云。夜行非我本心。則爲潤道冰雪來路甚遠。不覺抵夜。勢必留宿。以待來朝。遂便爾清早款待。眼看麋鹿不獲忘情與游。則是我此來害之也。貪是說自己。害是說張氏。適然而夜貪。固無所貪。當然而朝害。何心於害。五六二句。不過要轉出第七乘興字來。蓋君爲虛舟。我故乘興。興之所至。爲朝爲夜。無所不可。杳然迷出處。正極言乘興之妙耳。第二首邀人晚興留。興字本此興字來。晚字接上朝字來。題總曰題張氏隱居。看來前一首寫此日夜到後一

首寫明日晚留。請以質之而菴。

贈李白

此豈脫身幽討猶未遂耶。讀飛揚跋扈之句。辜負入門高興。侍立小童二語不少。先生不惜苦口再三教戒。見前輩交道如此之厚也。

秋來相顧尙飄蓬。未就丹砂媿葛洪。

言不如葛洪求爲勾漏令而得遂也。看他用相顧字。每每捨身陪人。真是盛德前輩。此用丹砂。與前用青精瑤草全意。

痛飲狂歌空度日。飛揚跋扈爲誰雄。

去又不遂。住又極難。痛飲狂歌。聊作消遣。飛揚跋扈。誰當耐之。一片全是憂李侯將不免。

登兗州城樓

此詩全是憂時之言。若不託之登樓。則未免涉於譏訕。故特裝此題。以見立言之有體也。○杜詩題有以詩補題者。如游龍門奉先寺是也。有以題補詩者。如宇文晁尙書之孫。崔或司業之甥。尙書之子。重泛鄭監前湖是也。有詩全非題者。如江上值水如海勢。聊短述是也。有題全非詩者。此等是也。其法甚多。當隨處說之。茲未能悉數。

東郡趨庭日。南樓縱目初。浮雲連海岱。平野入青徐。

是時先生尊人爲兖州司馬。故有趨庭字。初字一哭。猶言是日始知天下事。至於如此。三四因寫上下縱目所見。兖州與青徐二州接界。爲河濟入海之衝。岱山在其境內。乃瀕海一大都會也。今則縱目在上一片都是浮雲。浮雲不知從何處來。至於連海連岱。瀾漫無有已時。則其昏昧甚矣。縱目在下一派都是平野。平野已屬不堪之極。至於入青入徐。遙遙幾千百里。則其荒蕪甚矣。如此朝廷。成何朝廷。如此百姓。成何百姓。一處縱目如此。想處處縱目皆然。豈不岌岌乎殆哉。因轉下秦漢云云。○禍福起伏不定。故曰浮雲。野望全無麥禾。故曰平野。

孤嶂秦碑在。荒城魯殿餘。從來多古意。臨眺獨躊躇。

若問秦。則孤嶂之上。僅有嶧山碑尚在。若問漢。則荒城之中。僅有靈光殿尙存。嶧山碑。靈光殿。舊屬魯境。皆古名蹟也。故下以古意二字合之。夫秦不失德。則今日猶秦。漢不失德。則今日猶漢。乃今秦漢何在。遂至有唐。則豈非浮雲平野之故哉。因言我從來讀史至如是事。未嘗不臨文嗟悼。惜當時之無人。不謂今日遂至目觀其事。蓋憂懼無出之至也。從來二字。與上初字應成一篇章法。妙絕。獨字。悲憤之極。言今日臨眺躊躇。止我樓頭一人耳。彼上下夢夢。殊未及知也。

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

通篇是書懷二字。借雨寓言耳。先生一片愛惜好人心地。如此篇者甚多。讀者毋徒作文字放過。切囑。

東嶽雲峯起。溶溶滿太虛。震雷翻幕燕。驟雨落河魚。

眼見其出身處。只如此大。所謂膚寸耳。溶溶滿者。不謂便爾。乃至震雷驟雨。何等聲勢。翻燕落魚。何等凌虐。小人胡可使得志耶。

座對賢人酒。門聽長者車。相邀媿泥滓。騎馬到堦墀。

只是處之以不見不聞。未嘗因而喪我生平。看先生於此特用賢人長者字。以反炤上文人品。真是陽秋筆法。許主簿爲先生所特邀。乃邀之而又必囑其騎馬者。君子愛人以德。甚不欲其一濡足於勢利之塗也。一媿字下得甚妙。脫少不慎。而略被染污。則爾媿見我。我亦媿見爾也。許主簿何人。動先生如此愛惜。我甚思之。

已上人茅齋

如云宿已上人茅齋。則是賦宿者。今無宿字。則是特賦已上人也。何處無上人。何上人無茅齋。今都不見及。而獨賦已公。已公未必榮。餘公實媿死矣。

已公茅屋下。可以賦新詩。枕簟入林癖。茶瓜留客遲。

下字毒甚。可以字嚴甚。世間無限醜態。都藏在三間屋下。故人前敖曹之人。皆屋下磬折之人也。可以賦詩者。是言已公之屋下。可以賦詩。非言已公可以賦詩也。如此行文。真是指吳山乃罵洞庭矣。入林。卽把臂入林字。入林而攜枕簟。則軒車迎送之苦免矣。留客則用家常茶瓜。客是以反樂得而遲遲也。寫已公屋下。真素如見。

江蓮搖白羽。比已公也。天棘蔓青絲。比坐客也。空忝許詢輩。難酬支遁辭。

夫胸中蔓絲人。則烏知搖白羽者。話頭落處哉。推已公至矣。空忝許詢輩。難酬支遁辭。支遁許詢。皆晉時人。昔支公說法。必以許長史爲都講。蓋一時機扣相入。雖雲興百問。瓶瀉千酬。亦無不可。先生於已公。謙不敢以都講自居。故云然也。

畫鷹

句句是鷹。句句是畫。猶是家常所講。至於起句之未是畫。已先是鷹。此真莊生所云鬼工矣。○末句不知其指誰。然亦何必問其指誰。自當日。以至於今。但是凡鳥壞人事者。誰不爲其所指。

素練風霜起。蒼鷹畫作殊。攬身思狡兔。側目視愁胡。

畫鷹必用素練。正是目前恆事。乃他人之所必忽者。先生之所獨到。只將風霜起三字寫練之素。而已肅然。若爲畫鷹先作紛本。自非用志不分。乃凝於神者。能有此五字否。三四卽承畫作殊。殊字來作一解。世人恆言傳神寫照。夫傳神寫照。乃二事也。只如此詩攬身句是傳神。側目句是寫照。傳神要在遠望中出。寫照要在細看中出。不爾便不知頰上三毛如何添得也。

條鏃光堪摘。軒楹勢可呼。何當擊凡鳥。毛血灑平蕪。

條鏃軒楹。是畫鷹者所補畫。則亦咏畫鷹者所必補咏也。看堪摘可呼語勢。亦全爲起下何當字。故知後人中

四句實填之醜。譬凡鳥妙。不擊惡鳥而擊凡鳥。甚矣。凡鳥之爲禍。有百倍於惡鳥也。有家國者可不日頌斯言乎。毛血五字。擊得恁快暢。蓋親觀凡鳥壞事。理合如此。

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

題先序舍弟書至。次序苦雨河泛。次序領官憂患。次序寄詩慰之。詩則先序苦雨河泛。次序領官憂患。次序舍弟書至。次序寄詩慰之者。蓋文字貴有虛實起伏。不如是便略無筆勢也。故第一解四句。先虛寫積雨黃河必泛。妙在聞道字。第二解四句。又先虛寫舍弟適當此任。大是可憂。妙在防川字。先虛寫得此二解。然後輕輕折筆到前日書至。遂令讀者憑空見有無數層折。不爾便是一直帳。更無波折。可使人誦也。

二儀積風雨百谷湧波濤聞道洪河圻遙連滄海高

百谷句奇。未見書。先有聞。以開襯書。已是奇筆。乃未聞黃河泛溢。先見百谷波濤。以百谷襯黃河。不更奇筆耶。○一高字何簡。難假十句何繁。然都極河勢之可駭。正不以繁簡而或異也。傳聞固應簡。書述固應繁。(右一解)

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

忽然聞河泛。忽然想領此職者奈何。忽然憶防川恰是舍弟。看此一解。爲是弟憂。爲是憂弟。先生鶴鶴在原之情。於是乎千載如覩矣。(右二解)

尺書前日至。版築不時操。難假鼃鼃力。空瞻烏鵲毛。

右三解。卽來書所述也。鼃鼃難假。烏鵲空瞻。言橋梁斷絕。無可奈何。第三解只此已盡。爲欲詳寫河泛。故又有下文八句。其實只是一解。

燕南吹呖畝。濟上沒蓬蒿。螺蚌滿近郭。蛟螭乘九皋。徐關深水府。碣石小秋毫。白屋留孤樹。青天失萬艘。

只是第三解寫不盡語。未嘗別轉筆。○逐句極寫河泛之勢。成奇語。

吾衰同泛梗。利涉想蟠桃。倚賴天涯釣。猶能掣巨鼇。

右四解。寄詩寬之也。○猶言吾衰有同泛梗。功名荒唐。方如度索蟠桃。然倚賴胸中之學。尙思爲天下後世建立非常功業。汝今不過區區苦雨河決。便自以爲大憂。然則汝將委卸何人。又有何事方堪任受也。書未至時憂之甚。至書至以後。全不許憂。愛是愛。勉是勉。讀此詩可以爲兄。可以事君矣。○泛梗利涉。蟠桃釣鼇。悉用大水滉瀟字。圖與上文相稱。

冬日有懷李白

先生欲李侯之去。凡四見矣。而其心愈切。其言愈婉。如此篇何其真而善入也。

寂寞書齋裏。終朝獨爾思。更尋嘉樹傳。不忘角弓詩。

寂寞。非言書齋寂寞。乃言書齋裏人寂寞也。嘉樹傳。卽昭公三年晉韓宣子來聘之傳也。傳言季武子封植嘉樹。以無忘宣子所賦之詩。先生有懷李侯。因更尋其文讀之。所以云然者。蓋先生賦詩贈侯。亦已多矣。乃至今猶未肯去。豈已忘我之詩耶。因引武子無忘角弓之言。婉曲諷之也。

短褐風霜入。還丹日月遲。未因乘興去。空有鹿門期。

五言今日又冬日矣。則又一年矣。六下一遲字。寫得杳無歸期。因乘興三字。是急流勇退妙訣。稍遲卽不可得者也。未字好是不字。不因殆近於言之。未因則猶望之也。空前句猶言口口說去亦何益。

龍門

山有佛寺金碧炤耀
最爲勝概（公自註）

此題乃截詩之首二字以名篇。非咏龍門也。唐人每有此法。而先生集中尤多。○前半何其熱豔。後半何其悲涼。臂窠書此詩。勒石龍門山下。必有讀而哭。哭而回轍者矣。

龍門橫野斷。驛樹出城來。氣色皇居近。金銀佛寺開。

一二只十字。寫盡馬遲人急。極天苦事。甯未至龍門猶可忍。至龍門望驛樹。而又急不得便到。此時胡可忍也。何人不思上京。何人上京不如此急切。被先生以此十字爲業鏡台也。三四十字。說盡上京人生小野里。驟爾觀光上國。驚心駭矚。神明都喪。實有此景氣色。金銀作虛字用。非寫皇居佛寺壯麗。正寫行人目光眩惑。諺云。